

隰州志序

隰志始於城固張君時爲萬 甲辰張君之序曰隰自
宋無志搜之往牒採之輿論訂之金石叅之隣封之乘
而志成焉山陬遺事賴此不致泯沒創始之功豈不偉
哉越十三年丁巳靖州儲君再修之儲與張相去未久
而亟亟乎爲之綴緝者張志之不全不備可知也兩志
俱不存今之志則

國朝己酉三韓胡君所輯距儲已五十二年歲月旣久
事隔兩朝志固不可不修獨是人物藝文詳於光熹以

後則張儲兩志所載之人與文存者絕少此殊不可解也余奉

特簡單車來隰荒瘠之地勉力拊循州之士民頗能諒余惻惻各憲政持大體能錫和平之福以是賦完訟簡稍有餘閒因念州志自己酉迄今又四十年事有日增者有日變者且舊志尙有關畧舛誤者編纂之役寧可復緩不揣固陋徧爲搜剔逸則補之謬則正之俚則刪之疑則闕之歷三閱月定爲二十四卷是編也非託之空言已也志余所得爲者志余所不得爲者志以告

後之官于斯者後之生於斯者且有地不可不志者事
不可不志者志荒蕪之多則思墾闢志戶口之缺則思
招徠俗何以變物何以阜金湯何以固庠序之教何以
興此余所得爲者不敢不勉也志徃額之宜減志包賠
之宜恤此余所不得爲而大書特書以俟采風者之惻
然動念也宦績旣志矣有興作必書有詩文必錄姓名
復散見於他志志之而無其實人得而指摘之口衆吾
寡不亦可畏乎聞喜以晉公重夏縣以溫公重等志也
何以不若聞與夏之志父兄師友可不亟相勸勉乎此

鄉諸山彌望榛棘東西諸水驟溢驟涸故舊志遺之今
悉爲補錄棄之則穴虎狼闢之則樹檠栢任之則虞潰
決引之則資灌溉奈何不少留意乎歷代戰爭攻守之
蹟采之諸史一一備書苞桑之計寧以治安而忽之乎
是故志非空言也審乎民情察乎土俗考因革損益之
宜得窮變通久之故以此爲志不卽可以此爲治乎哉
抑志宜簡宜嚴宜雅馴隲處僻左事與人與文之可傳
者無幾姑存之以備一方典故有不得過于簡過于嚴
且有不得盡歸于雅馴者世有馬班見而掩口固其宜

也

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清和月

賜進士第隰州知州加三級嘉善錢以壇撰

隰州志舊序

謹

隰古爲唐虞夏之畿內地去今畿壤亦僅千餘里故其
被化最先亦最深且久萬曆甲辰秋余奉命守隰入境
四望見山川佳麗士民尙朴藹然三代遺風余竊嘆曰
美哉斯地之勝也此至郡亟欲得繩乘而閱之以盡識
斯地之勝而掌故者乃以隰自來未始有乘告焉嗟嗟
郡其可以無乘哉夫郡有乘猶國有史體裁雖異而編
摩考據彰往詔來則未始有異也是故國無史則不可

以爲國郡無乘又奚以爲郡隰乘之無隰之闕典也實
有司責哉於是搜之往牒採之輿詞訂之金石參之比
隣之別乘祛贗撫真剗補畸再閱月而志成焉爲卷
者四爲目者八乘地里以察圖籍也乘建置以稽廢興
也乘祠祀以昭典禮也乘賦以恤民隱也乘官師以
辨才賢也乘人物以資尙友也乘選舉以表賢能也乘
藝文以備考徵也不藻思以飾麗不逸氣以駁華不虛
譽以求奇不妄削以沒善秉公持正卿備一方之闕佚
以塞余責焉耳若夫黜浮以崇雅畧以致詳則深有

望於後之同志者焉郡博關君鄉縉紳王君龍江楊君
西蓮許君文岡蘓君惠山貢士解君心學李君養榮暨
諸文學馮生思敬楊生聯芳郭生育才楊生友梧賈生
汝棟蘓生繼善因余三復就正不校余之僭且陋也竊
請壽諸梓以永其傳遂付之梓人云

明儲至俊

隰志出於前牧張諱嘉謨之手張公關西名儒學有淵
源故其序事記載皆型範子長余欲贊一詞而不可得
獨是自甲辰至丁巳越年頗遠其中不無因革損益之

殊爰就舊編問入新裁更訪之學博士及鄉之士庶旁
搜博採一一徵諸往古考諸見在補其闕畧明其繁穢
計若干條類爲十二卷綱舉目張條分支列將今隰之
遠近幽顯人物土產鴻纖巨細一披對而燦若眉睫非
徒競雕龍之技振春華而忘秋實惟求不失先大夫之
故物而已抑志者紀也所以紀地方之事以示後世垂
久遠也故郡縣有郡縣之志省會有省會之志極而至
於海內外有一統之志亦猶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
春秋乎夫後之視今亦如今之視昔若使後之官茲者

因而修補之非但於本地之事實可以考証卽其中官
品之高下微寓其意於筆墨之間者不可少動伊人以
修省之思哉語曰鑑水知形容鑑書知得失余於此端
有取爾也

宋志祁

今海內志無慮數千惟武功志後爲一時宗匠蓋故修
撰康公所筆得史氏之體裁焉厥後張濟東爲儀封修
志其義例大類武功蓋豪傑所見畧同非必有所倣效
而爲之矣余郡前志成自萬 甲辰之歲無幾時而觀

者輒厭且擲母亦畧焉不詳又或失則近迂焉近濫焉
有志也猶之無志也是歲我儲君以剋才治蕞爾游刃
之餘毅然以修志爲念迺不以余三人爲不肖而且以
纂事見屬余三人輒凜凜虞不勝焉因得就靜館爲之
較讐爲之編訂採撫而詳錄之三閱月而藁成爲卷一
十有二彙集上下二帙效輦武功學步儀封或庶幾萬
分之一焉雖然志者載也虞有寥落而蒐輯之以示實
錄也儻其掇拾殘芬志乎志不志乎不志又何纂之爲
焉是集大罔或遺也而細亦罔弗納不惟其詞之藻也

而惟其實之核俾觀之者一爲披覽便已燦若列星曩
所稱迂也濫也不頓起而倏新之耶若乃奕世而後因
其時變之推移而煥之以損益之宏裁余三人曷敢必
焉因漫書以俟郡庠生宋志祈劉餘馨郭育才同跋

國朝胡文煥

今

天子卽位之四年冬十一月余叨承

簡命來牧茲土四望境內雖經凋殘之餘而山川秀麗
民情朴質陶唐遺風宛然在目私心竊喜旣蒞任思得

郡志而披覽之欲盡識斯地之勝也而司事者告以隰
志自明萬 丁巳修之後迄今五十餘年兵燹頻加洵
如破巢無完卵者棗梨數片付之祝融矣余因致嘆曰
由來興廢之事可必於一時而不可必於久遠者勢也
而亦數也惟在乎人以爲之耳苟無人以爲之則安知
今日之興者能保於異日之廢倘得人而理之又安知
今日之廢者不猶然昔日之興若隰志是也余待罪以
來每懷纂修之志見地方瘡痍未起士民辦課維艱何
敢遽興此舉邇來小有安集余亦知人情趨向乃約紳

矜耆老共相斟酌皆歡欣鼓舞惟恐纂修之後時也於是有心者在草澤中搜獲舊本幾帙皆殘編斷簡末之由篋馬難究余不揣謏劣述故增新纂補成帙爲卷者有八爲目者六十而學博紳衿共校正焉未及兩月郡志告成矣其間地理形勝之變革山川景物之維新與文章道德之聲光節俠貞淑之幽潛燦若列星不得不有今昔之感焉誠哉興廢之事可必於一時而不可必於久遠者勢也亦數也猶在乎人以爲興廢而已然余旣幸羣志之成因念黎民蕃衍人物杰出上體

國家愛民育賢之心余乃得藉手塞有司之責若夫因畧而加詳芟俗而增文則當俟後時同志之君子垂鑒荒疎不加譏誚則余之厚幸也夫

任文

余讀史遷記暨司馬溫公皆以一代良史爲已任矣夫史之法紀政治爲多而下之風俗人情山川草木以及物類輿圖之屬多存而不論焉嗣是而稗官野史家有乘國有書郡有志爲說愈詳爲文孔贅然能使忠孝節烈之奇俗習貞淫之辨不沒於一方可傳於後世者則

郡之志實繼國史而有功者也。然前之紀載詳矣，而後之補纂或不及焉。非有心人具曠觀之識，上觀往昔，下鑒今茲，則補殘拾闕，實未易當此而毅然興起者也。隰之志自郡守儲公後，久不譚此。雖有殘編之獲存，皆隨世浮沉，漸而湮沒。況前之所有，或爲後之所無；彼之所畧，或爲此之宜詳。又曷足以興起人心，宣助政教乎？唯三韓胡公至，隰慨然以世道人心爲已憂。蒞政之後，百度俱舉。知郡有志實爲教化之首務，於是謀之薦紳多士，剔穴搜簷，不遺餘力。殘者補之，闕者拾之。其間山川

之秀人物之美以暨前後之異同古今之殊致燦如日
星瞭若指掌偉哉誠藝林之鉅觀一方之著鑑也余以
固陋濫叨學博幸得叅閱其次公命跋其後余見夫紀
載之昭明圖畫之詳備睹忠孝而知家國之理按節烈
而識立身之坊觀山川草木以及物類輿圖而知今昔
盛衰之所繇致行且人心之正正以此也風俗之醇醇
以此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則公之功德將與隳
志並垂於不朽矣